

金色时光系列

# 陈土豆的 红灯笼

谢华良

著



「谢华良」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读鲁迅文学院第六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读友》等刊发表作品多篇，出版儿童文学作品《下雪了，天晴了》《我有一匹马》《我们去流浪》《我是周一兔》《我是麻雀》等多部。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新世纪儿童文学奖、长白山文艺奖、吉林文学奖一等奖等。

陈土豆，一个十五岁的乡村男孩。他在和一头毛驴合合分分之间，以他的善良与纯真，抒写了最美的成长之歌。他照着年幼的妹妹，他照顾发疯的妈妈，他把生病的爸爸接回家，他和女生春妮的感情朦胧纯净，他用他稚嫩的肩膀撑起一片爱的天空。他是一个“留守”儿童，他“留守”的，是千百年来中国民间最传统、最美好的道德。真实而细腻的心理描写，鲜活而饱满的人物形象，平凡而曲折的故事情节，让我们跟着陈土豆一起成长，一起感动。

· 金色时光系列 ·



金色时光系列

Chen Tu Dou De Hong Deng Long

# 陈土豆 的 红灯笼

谢华良  
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土豆的红灯笼 / 谢华良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6  
(金色时光系列)  
ISBN 978-7-5581-2888-2

I. ①陈… II. ①谢…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0292 号

CHEN TUDOU DE HONG DENG LONG

## 陈土豆的红灯笼

---

著 者: 谢华良	责任校对: 刘 洋 侯 帅 王 媛 郭 瑞
出版策划: 孙 昶	封面绘图: 金星烨
选题策划: 孔庆梅 徐 灵 姜 红	内文绘图: 刘九鸣 石 沛
责任编辑: 孔庆梅 杨 蕊	卡片开发: 曹 丽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85671730

---

印 刷: 长春市卓奥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86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81-2888-2
定 价: 22.00 元	

---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0431-89379535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土豆偷着乐	1
第二章	谁动了毛驴	16
第三章	出汗的作文	38
第四章	张春妮拔针	56
第五章	老师和学生	69
第六章	转圈的教室	85

Chen Tu Dou

De

Hong Deng Long

陈土豆的红灯笼

第七章	月亮上树梢	101
第八章	兄妹去赶集	118
第九章	北山沟故事	136
第十章	燃烧的驴车	151
第十一章	雪天红灯笼	167
阅读卡		185

第一章 土豆偷着乐





陈土豆放学回来，看见屯中的柳树下围了一圈人。陈土豆不愿意看热闹，但他看见了拴在柳树下的毛驴。

那是三愣爷家的毛驴。陈土豆以前就很喜欢那头毛驴，有时在路上遇到它，陈土豆总感觉它在冲自己笑。那头毛驴其实很能干活儿，拉车、犁地、打场、压滚子，三愣爷家的好日子都是那头毛驴给驮来的。可三愣爷脾气不好，动不动就骑在毛驴背上，有时还要把毛驴拴在树上打。陈土豆很同情那头毛驴。

现在，那头毛驴正仰着脖子，无可奈何地承受着三愣爷手中的木棒，它的一条前腿抽搐着抬起来又放下去，放下去又抽搐着抬起来。

陈土豆急了，喊了一声：“别打它了！”

正在打毛驴的三愣爷愣了一下。三愣爷也姓陈，是陈土豆的本家。三愣爷愣了一下之后，看看陈土豆，说：“土豆，你个小孩伢子，和三爷说什么？不打毛驴，难道打你吗？”说着，三愣爷痛苦地揉了揉屁股，“这毛驴竟然学会翻车了，把我都摔成啥样了，还留着它干什么？”

陈土豆一听就生气了，说：“那你就打吧，我看你能不能把它打死！”

三愣爷一听也生气了，说：“土豆你说得轻巧，想看三爷我的热闹？打死毛驴，你给我干活儿？”

陈土豆笑了，说：“三愣爷，我看你还是不要打它了，打完它你还得心疼！要不你把它卖了，再买一头好驴——它现在受伤了，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干活儿了。”

三愣爷擦了擦脸上的汗，说：“卖了？卖给谁，是卖给你吗？”

陈土豆想了想，说：“行！”

三愣爷盯着陈土豆看了半天，咧嘴笑了一下，说：“土豆，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爸妈出去打工没在家，别让大伙说我糊弄你——用你家南山那片地，换我这头毛驴，怎么样？”

陈土豆家南山那片地和三愣爷家的一片地挨着，三愣爷早看好了。

“行！”陈土豆听了三愣爷的话，爽快地回了一句，就走过去牵了毛驴，头也不回地往家走。

三愣爷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对陈土豆的背影喊：“土豆，那可是一头好毛驴呀，千万别亏待它……”

陈土豆一声不吭，牵着毛驴继续往家走。

陈土豆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榆树，弯弯曲曲地伸开枝杈，仿佛要把两间小平房揽在怀里。

以前，陈土豆放学回家，习惯到房顶上写作业。写作业前，

他喜欢先练一练拳脚：马步蹲开，双手合十，二目微闭——然后“啊”的一声大喊，出拳踢腿，榆树钱儿或者榆树叶子纷纷飘落……

家里新添了毛驴，陈土豆就不能到房顶上写作业，也只能在院子里练拳脚了。

眼下正是春天，南山坡上的青草刚刚钻出地面，坡下有一条断断续续的小溪，雨天过后便能哗啦哗啦地流淌。陈土豆要到南山坡放驴。

毛驴当然很喜欢这样的地方，以前在三愣爷家，它整天就低头干活儿了，哪能有这份闲情和享受的时间。

陈土豆很理解毛驴的心情，就说：“毛驴，你要是高兴，就撒撒欢儿、打打滚儿吧！”

毛驴晃动晃动尾巴，打了两个响鼻，没好意思打滚儿。陈土豆想了想，觉得它可能是刚到自己家，还没什么贡献，在三愣爷家受的伤也没完全好，也就不再勉强毛驴打滚儿了。

南山坡很快成了毛驴留恋的地方，每天来到这里，它都



不愿意回家。

可陈土豆必须回家。他除了写作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爸爸妈妈都到城里做工，把八岁的妹妹陈小鱼也带去了。现在在家里就剩陈土豆一个人，他现在是一家之主。

毛驴当然不能理解一家之主的心情，它没当过一家之主。它以前就知道干活儿，现在一闲起来，也有臭脾气了：陈土豆叫它，它不吭声；陈土豆拉它回家，它也不走。它的前腿还在南山坡的草地上刨了一下，又刨了一下。

陈土豆就生气了，说：“毛驴，我今年十五岁，你多大了？要是把你们驴的年龄换算为人的年龄，你该多大？你腿上的伤全好了，是不是？你也有臭脾气了，是不是？你的臭脾气也是给惯出来的，是不是？你可让我说你点儿啥好呢！”陈土豆说着，甩掉毛驴的缰绳，扭头往家走。

毛驴看陈土豆走了，不叫它也不拉它了，它就撒娇地在草地上打了个滚儿。可它打的那个滚儿并没有吸引陈土豆。毛驴这才知道陈土豆真的生气了。但它不明白陈土豆为什么

生气，尽管把驴的年龄真的换算为人的年龄，它确实要比陈土豆大。

陈土豆回到家，心里虽然生气，可一直惦记着毛驴。他就像以往一样登上了房顶，他看见毛驴正在南山坡的草地上没心没肺地吃草。

陈土豆放心了，也不生气了，他就想再练两下拳脚，然后写作业。所谓的拳脚，其实是陈土豆自己悟出来的，他并没有专门学过什么武术，就是每天都喜欢练一练——也当作强身健体，顺便排遣寂寞了。

陈土豆蹲开马步，双手合十，二目微闭，“啊”的一声大喊——

陈土豆的喊声惊动了南山坡的毛驴。毛驴吓了一跳，它不吃草了，抬起头看着平房顶上的陈土豆——在繁盛的榆树钱儿的掩映下，陈土豆伸胳膊撻腿儿，好像也要打滚儿的样子。

毛驴忍不住了，仰起脖子，一声大叫。

平房顶上的陈土豆听到南山坡上毛驴的叫声，受了鼓舞，他又大叫一声，紧跟着出拳踢腿——

随着飘落的榆树钱儿，陈土豆突然在平房顶上消失了。

一股灰尘从繁密的榆树钱儿间飞升起来。

屋顶漏了，陈土豆从房顶掉到屋里去了。

南山坡的毛驴愣了半晌，突然撒腿往回跑。它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其实它是想哭，但是没有办法，那叫声它自己听着都像在笑。毛驴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就一边“大笑”着一边跑向了原来的主人三愣爷家。毛驴情急之下，可能想把这个消息，先告诉给三愣爷吧？

再说陈土豆。他在平房顶上练了这么多年拳脚，这是第一次出意外。他被自己闹糊涂了，好半天才从屋地当中站起来。他抖抖一身尘土，使劲眨眨眼睛，抬头看看屋顶上的窟窿，他乐了。

“开天窗了？”陈土豆说，“站在屋里就可以看见蓝天、白云和飞鸟了……晚上躺在炕上，还可以看到星星、月亮、

闪闪烁烁的飞机……”

陈土豆正在偷着乐，有人跑进院子里喊：“土豆，不好了，你三愣爷要杀毛驴了！”陈土豆抬头一看，是三愣爷的邻居张豆腐。陈土豆对张豆腐不怎么熟悉，只知道他和三愣爷是什么亲戚，还有，他的女儿张春妮是陈土豆的同学……

“杀毛驴？”陈土豆对张豆腐说，“和我有啥关系？”

“你这孩子是不是晕了？”张豆腐好像比陈土豆还急，“三愣爷要杀的，是你的毛驴！”

陈土豆一下醒了：“凭啥？凭啥杀我的毛驴？”

“你的毛驴跑到了三愣爷家的园子里，把秧苗都糟蹋了！”

陈土豆急了，抹一把脸上的灰土，撒腿就往外跑。他一口气跑到村中的那棵柳树下，果然看见毛驴被拴在那里。

柳树下已经围了几个人，正笑着看三愣爷。

三愣爷坐在树下磨刀。他一边磨刀，一边咬牙切齿地说：“你这黑了良心的，我以前对你多好，你倒来糟蹋我的秧苗了，

不杀你能行吗？”

陈土豆喘着粗气，看了一眼三愣爷，问：“你……你真的要杀我的驴？”

如果论辈分，陈土豆应该管三愣爷叫三爷，要不然也应该叫三愣爷。可是，陈土豆生气了，就不称呼他“三爷”了。

三愣爷没抬头。他知道陈土豆跑来了，可他仍然没抬头。

“不杀它……”三愣爷一边磨刀，一边说，“能行吗？”

“那你，”陈土豆喘着气说，“就先杀了我吧！”

三愣爷愣了愣，不磨刀了，他用刀指着毛驴说：“它糟蹋了我园子里的秧苗，你说，咋办？”

“我赔！”

“拿啥赔？”三愣爷站了起来，“是用这头毛驴赔吗？”

陈土豆没想到三愣爷会这样说，他连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

“反正……”陈土豆说，“我赔！”

三愣爷笑了，又突然丢下刀，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土